

皇清經解續編

皇清經解彙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十

南菁書院

春秋稗疏一

衡陽王夫之而農著

隱公

春王正月 以夏時冠周月之說朱子辨胡氏之非詳矣且以經文求之言正月而繫之王則明此正月乃周天子所頒之正月公羊氏言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說雖迂謬亦以明改正授時惟革命之王定其名實而正月之文自周頒矣若夫子以己意欲行夏時則但當言春正月不可稱王王不以爲正月卽不得天亦不能矯誣以泯亂一代之制又豈夫子所欲垂法之正月可自稱王乎不敢自專又豈敢假冒王章以欺天下耶春秋之義微而顯此言王者其義不一周既東遷諸侯僭擅蓋有不遵

其正朔者故稱王以見魯所秉者周禮公羊所謂大一統此一義也王爲今王以王冠月明三統遞建正月之號不一而此之正月乃今王之正月非夏商之正月此又一義也然以建子之月爲正月惟周之王天下以革命不相沿之故立杳茫之天統而異乎天之顯道則此正月乃王之正月非天之正月以寓周正之差夏時得天之意此又一義也經文化工之筆游夏不能贊於此見矣三統之說曰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云正建者以所建爲正月也故曰王者改正朔若仍前王之正月爲正月則正未嘗改矣明言周正建子而謂周稱建子之月爲冬十有一月則何改之有乎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歲建寅之月也正月建子之月也或以正月之吉始和爲疑言建子之月冬

氣鬻發不得言和不知古人之候氣於微故三統謂之三微冬至日回北陸一陽生於地下故從其微而謂之曰和如於其著而言之則建寅之月日方在亥月吉朔旦正冬春之交嚴寒方冽亦不得謂之曰和何疑始和非建子之月乎豳風言一之日二之日者乃追賦太王以前事不足爲據而其曰七月流火則公劉以來自用夏正也建寅者以立春爲歲首建子者以冬至爲歲首不以大雪自冬至至春分陽氣始發可謂之春春者蠢也蠢動微動也春分以後百昌怒生其動不蠢矣建子非春之說不可執也何得以臆見立夏時冠周月之說使聖人矯立王制而亂一代之成憲哉

戎 杜氏范氏皆以爲氏羌之別種按氏乃有扈氏之苗裔子

孫遷流逾隴而西羌乃三苗姜姓之別舜遷之於三危後漸入內地居隴蜀閒是氏羌種類皆居西南內則武都外則河湟去山東懸隔春秋時戎狄內雜不聞氏羌東徙可云如後世氏羌之類不可竟指爲氏羌傳注家泥東夷西戎之說而不知通耳杜氏謂陳畱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似矣然費誓稱徐戎竝興東郊不開魯所亟與會盟者必此戎也孔氏謂徐州之戎帝王羈縻統馭秦始皇逐出之此戎當在魯之東南安東贛榆之閒若濟陽乃豫州之域地在魯西今曹縣地蓋曹衛之境未聞有戎居此則杜解固未確也

向 杜解譙國龍亢縣有亢城龍亢地在今懷遠縣境漢書沛郡有向縣注云故姜姓國炎帝後地近蕭縣言譙國龍亢者晉

併入龍亢爲譙王國邑也後漢書注云地道記曰左傳隱二年入向城在龍亢縣東南而闕駟十三州志曰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國也傳曰向姜不安於莒而歸者也今按軹縣之向邑也非國也傳所謂王以蘇忿生田向與鄭注云在軹縣西地名向上者也其地去莒千里而遙莒以小國偏師安能越齊魯宋鄭而入其國都則班書爲是闕說非也地之以向名者不一軹縣有向矣扶溝亦有向會吳之向也長葛有向襄十一年諸侯師於向者也皆如字唯此龍亢之向國音式亮反顏師古注云然

贈 公羊傳曰車馬曰贈贈以贈葬而用車馬者疑爲遣車但遣車塗馬爲物甚微而喪禮葬有容車列生時所乘者於匱前

以爲容觀不以殉也仲子僭夫人之禮其翟厭與仲子之卒不見於春秋蓋在隱公未立之前至是始歸賵者與秦人歸祔不及大斂同皆周末文勝之陋也

紀履綸 左傳作裂繻裂與厲同禮記所謂輦革也小囊盛帨巾者加繻以緣飾之鄭康成內則注引此經文爲釋綸采色繒也名必有義字必從名裂繻字子帛故當從左上讀如裂下相俞反

日有食之 月之朔望必以日月之食爲準非合朔則日何繇食非正望則月何繇食此麻法一定不易之理也春秋所書有言日不言朔者有言朔不言日者有但書月而日朔皆不言者杜氏以爲史失之穀梁氏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言朔不

言日食既朔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專家之學事理迷謬焉  
有日食而可謂之晦日可謂之既朔乎其言夜食尤爲舛妄食  
限在夜夜卽朔也所惡於日食者以日光受蔽人不得見故爲  
災眚若食限在夜無所蔽於人間不足爲災故麻家可無夜食  
之法又云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之象故知其食於夜充足  
令人姍笑不禁日食者月正在日下蔽日人不見耳於日何傷  
乃旣復而猶有傷乎王者朝日春分之禮非旦旦而朝日卽令  
旦旦朝日偶有陰雲何從得見唯算入食限則雖京師雲翳而  
千里之外陰晴旣異自見其食豈藉一王者之目擊而始知哉  
專家之學聞不多而疑不闕不知而作如此類者眾矣其不言  
日不言朔者公羊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其說較是所謂失者

朔失也非日食之失也周用天統厯爲法遠而多疏不能審定朔則所謂朔者非朔故夫子曰行夏之時言周厯違天不可行也其不言日又不言朔者則所置朔失之愈遠蓋有差至三四日者矣春秋因其謬而分別書之以顯周厯之謬以定百王敬授民時之大法抑不待貶而大義自見穀梁固不足以知之杞杜氏云杞本都陳畱雍邱縣桓六年湍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湍于乃以地理考證經文雍邱去湍于地且千里湍于卽亡杞安能越鄭宋魯齊而遠并之遽舍其故國而爲千里之遷則杜說固屬未詳漢書注雍邱故杞國武王封東樓公於此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湍于之亡入春秋後十七年則杞初不因并湍于而始東遷也莒取牟婁牟婁杞邑杜氏亦云城陽諸縣

東北有婁鄉後漢書平昌侯國有婁鄉注謂是牟婁地屬北海諸縣今諸城也則杞之國在青州齊之南魯之東春秋前已不都雍邱明矣雍邱今杞縣春秋時爲宋鄭二國之爭地蓋王子友遷於新鄭之時杞已去雍邱而遷北海其後或都濇于或都緣陵皆在青州之南境特未都濇于之時未考其地果何在要其在安邱諸城之間與莒爲鄰已久離雍邱之故封則無疑也

輦帥師 輦不稱公子四傳皆以爲貶詞左胡以其固請強君不義猶爲近理公穀謂以弑君故貶則會師之日尙未成弑及其逆女大惡已成不貶之於罪已彰著之後而逆億之於弑械未成之先何說邪無駭亦公族也不稱公子公孫傳以爲春秋之始猶爲近古故大夫不得賜族而但書名挾也柔也溺也皆

猶之翬也至翬以弑成桓公之篡故與聯族屬以寵之稱公子以亂國法自翬始也若益師彊之稱公子則於其死而加以殊寵非生者之可微也稱公子之與否固無關於褒貶不然慶父之惡豈在翬下而始終以公子稱抑又何也

濮地以水名則凡水之濱皆可名也而亦必於其水之濱按水經河水東至酸棗縣濮水東出焉又曰瓠子水東北過廩邱爲濮水酸棗今延津廩邱今范縣蓋西自延津東至濮州皆濮水之濱可名爲濮特地在河北與陳國之境既限以大河而中間宋地陳之封壤不得有濮名也衛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衛人自於衛地殺之若殺石厚則傳言涖殺於陳亦以明濮非陳境矣杜解云濮陳地非也此時衛未東徙尙都衛輝而延津

在其東南爲邊境自陳至衛之孔道殺州吁於境上亦戮於甸人之遺意若後漢郡國志言東郡濮陽春秋時曰濮則迂道而東非陳至衛之途蓋亦未審

觀魚於棠 棠在今魚臺縣濟水東流過之河濟合流以來河逕其南出廟道口周定王以前河方北流獨臨濟水故公羊傳曰棠濟上之邑也隱公蓋臨濟而觀之觀左氏作矢矢陳也濟亦大瀆也雖有魚非可陳而觀者蓋魚之爲言漁也陳其取魚之具而觀其獲也北方唯冬可以取魚故周頌潛有多魚詠季冬薦魚之事周正之春夏正仲冬以後也於時乘冰合魚聚於淵而多設罾梁罾罟以取之此謂陳魚而觀也又按杜氏於此及會戎於唐皆云方與之武唐亭一地二名者古者侯國封疆

小而人民聚故櫛比置邑各爲之名子曰十室之邑十室可名爲邑猶今之鄉國耳則唐棠密邇而邑名異無足疑矣

艾 杜解云山牟縣有艾山而桑欽水經文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南過琅邪臨沂臨沂今沂州也酈道元說地近莒之浮來後漢郡國志琅邪臨沂縣注隱六年盟於艾杜預曰縣東南有艾山又與左傳解云牟縣者異按沂水有二一則浴乎沂之沂在曲阜漢書以下曲阜并入蓋縣其水蓋流入泗一則發源琅邪東流入海蓋縣亦有二一在曲阜讀如字古拜反一音古盍反齊邑也地近於莒後爲王驩食邑是以互相淆訛艾山自在琅邪之蓋杜云泰山者非也曲阜之蓋古拜反乃魯國都郊關內地齊方疆盛其旨至魯都而受盟乎則艾在齊南魯東近浮來

而屬琅邪明矣吳齊戰於艾陵其卽此艾與

垂 左傳云遇於犬邱杜解犬邱垂也地有兩名則杜旣知垂之卽犬邱矣而又曰濟陰句陽縣東有垂亭豈不自相背戾邪犬邱於漢爲敬邱漢書注云明帝更名太邱應劭曰春秋遇於犬邱在此水經注言睢水側有犬邱王莽改曰敬邱縣屬沛郡而句陽縣屬濟陰一臨睢水爲宋地一近濟水爲衛地傳稱宋公以幣請先見修主道也則垂爲宋地審矣睢陽有雉水字从犬而音同垂然則垂本雉也尤知其非垂亭也

邱 杜解詳於紀地唯邱闕焉今按後漢郡國志高平侯國注言隱九年費伯城邱在此高平於西漢爲橐縣在金鄉鉅野之間地近於宋隱公於時方將與宋爲難故非時亟城之

防郛防邑名有地相近而名同者攷證之所以難也會防之防在漢華縣屬泰山郡其地當在齊魯之間故文姜會齊侯亦於此取防之防杜云在高平昌邑縣西南與成武東南之郛城同在魯西而爲宋地魯旣取之於宋莊二十九年因城之爲臧氏食邑觀臧紇自防奔邾則其爲昌邑之防在魯西南可見矣

桓公

孔父 杜氏旣云孔父嘉孔子六世祖則知孔父之名嘉矣又曰孔父稱名者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何其自相刺謬也名嘉而字孔以孔爲乳子於元鳥至之時於時爲吉於事爲亨也故鄭孔子嘉亦字子孔孫以祖字爲氏孔子之姓繇孔父

而稱若謂孔爲名豈孔子以祖名爲氏乎若謂孔姓名父則古今未有以父爲名者父與甫異顏之推謂凡繫字於父之父竝讀如父母之父是也穀梁謂孔子爲祖諱義亦得仲父者尊稱也孔其字也蓋亦宋之公族故孔子曰丘殷人也

郕大鼎 有郕邑有郕國隱十年魯取郕於宋郕故久爲宋邑若郕國爲文王之子所封至僖二十年郕子尙見於經非宋於此時能有其地也杜氏於取郕注云濟陰成武東南有郕城於取郕大鼎注亦云濟陰成武縣東南有郕城又曰郕國所造器也則混而爲一矣成武之郕爲宋魯犬牙相入之壤是宋邑也非郕子之國也郕未亡地不得入宋寶器亦不得遷於宋要此大鼎乃宋於郕邑鑄之者非郕國所造也郕子之封未詳所在